

21.12
涪陵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涪陵文史資料選輯

第六輯



目 录

重庆地委领导的綦江南川涪陵大革命运动·····	冉光海 (1)
奔向抗日的前线·····	余志新口述、王应全、王宗藩整理 (16)
高兴亚略历·····	杨继云 (24)
悼词·····	高兴亚同志治丧小组 (36)
高兴亚及其后代简况·····	杨中干 (38)
刘第先生平事略·····	邵明、陈昭融、杨秀兰、刘三里 (41)
涪陵县业余文艺学习小组·····	戴家琮 (44)
刘第先同志与他的诗·····	戴家琮 (47)
李懋方先生的生平事迹·····	李冰凝 (51)
父亲彭祥符·····	彭传立 (55)
裴志刚老师·····	孔宪禄 (57)
肉莲花·····	孙宗葵 (60)
明德小学琐忆·····	宋道基 (63)
解放前涪陵文教琐忆·····	汤霖 (65)
涪陵的评书·····	方文博、文德铭 (72)
李蓝义军首领周绍勇屯鹤游坪始末·····	文德铭、李发坤 (77)
杨森与郭汝栋涪陵之战·····	文文 (82)
建国前涪陵衙门口的人市·····	李发坤 (85)
涪陵基督教会的回忆录·····	唐文光 (87)
解放前后涪陵市的宗教活动·····	何剑鸣 (97)
废皮渣生产雷米邦的经过·····	陈西在 (103)

渝涪线的航权之争·····	夏述华 (107)
川江上最早的灯标·····	夏述华 (114)
乌江·····	方文博、李建威、游开华 (115)
北岩十景·····	石 明 (126)
乌江三门峡“地上宫殿”——穿洞·····	彭非昨 (130)
历代军事名人与涪陵地名·····	张绍权 (133)
涪陵地名以古代名将命名的由来·····	文德铭 (135)
涪陵稽查所的情况点滴·····	易明才 (138)
甘君松茂暨子侄捐碉堡善堂学校碑记·····	张纯裕录 (139)
龙驹乡盐运石刻·····	戴家琮录 (140)
龙驹乡严禁宰杀耕牛石刻·····	戴家琮录 (141)
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来涪赞·····	骆敬之 (142)
关于况林樵情况补充信·····	况常华 (143)
鹤鹭的天堂——狮子庙古柏·····	张绍权 (145)
涪陵白鹤梁石铭记·····	方木子 (146)

重庆地委领导的 綦江南川涪陵的大革命运动

冉 光 海

大革命时期，位于川东南，近邻重庆的綦江、南川、涪陵的革命斗争随着全国大革命运动的高涨，蓬勃发展起来。早在一九二五、二六年便分别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成立了县区乡农协会，受党控制的地方武装达万余人枪。这在当时四川的革命形势中，占有突出位置。纵观綦江、南川、涪陵三县的大革命活动，明显地具有以下相似的特点。

一、活动早，持续时间长。

一九二四年九月，在童庸生的亲自组织发动下，涪陵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诞生，以城镇、学校为主展开进步活动。次年底，钟善辅从成都回到家乡罗云坝，组建了涪陵第一个党支部，以农村为阵地，革封建地主的命。一九二六年，重庆地委派员到涪陵四镇乡，发展李蔚如入党，建立了党的区委，主要从事军运和四镇乡的农运工作，很快在占全县三分之一的区域内实现了农民武装割据局面。

一九二四年夏，邹进贤从外地回到綦江，开展家乡的建团工作，于次年组成了綦江共产主义青年团特支，秋，发展为党的特支，有团员共六十八人，由团转党三十余人，先后送两批骨干到广州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学习。

一九二五年二月，重庆地委负责人杨闇公派张凯回县，

在进步组织“南川青年社”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南川支部，次年春，改建为党的支部，着重发动了南川东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綦南涪三县的大革命运动从一九二四年党团组织创建至一九二七年七月李蔚如领导的涪陵四镇乡农运处于低潮，斗争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为后来上述区域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范围广，声势大。

首先，组织宣传队、讲演队到城镇农村宣传大革命的主张。“綦江青年砥砺会”、“南川青年社”、涪陵“社会问题研究会”等进步团体抓住“九·五”惨案，“五卅”惨案，廖仲凯遇难日，和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等时机，以讲演、贴标语、漫画、发传单、演话剧等形式，广泛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主张，报告北伐战争的辉煌战果。南川支部宣传委员汪石冥等自编自演了一幕话剧，装扮成医生给病人治病，当众开了一副“联俄联共汤”处方，启发民众关心国家民族的大事，寓意深刻，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里，李蔚如率装备快枪的涪陵四镇乡上千农军，步行百多里，到涪陵城游行纪念，展示了革命武装的威力。

其次，建立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普遍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夏至次年春，綦南涪三县先后成立了左派县党部。各县党委组织的骨干均参加党部任执委和各部部长，涪陵特支委员李蔚如便担任涪陵左派县党部执委主任兼农运部长，綦江在县党部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即发展区分部三十四个，同时，还组织揭露国家主义头子，县团练局长夏莫言父

子贪污陈仓积谷和勾结贵州军阀残杀东溪饥民的罪恶，组织学生到郭扶、永新、石角、扶坝、安稳等场镇大张旗鼓地宣传东溪米案的经过，并在《新蜀报》上披露事情真相，终于把夏奠言轰下县团练局长的宝座，争取特支委员陈治均当上县团练局长。倒夏斗争的胜利，为党掌握地方武装铺平了道路。

南川左派县党部在组织五个区分部的同时，大力开展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教育等工作，开办了女子职业学校，成立了县妇女联合会等组织，掀起了反对国家主义分子李喧荣私刻印章，抢当教育局长的斗争。涪陵在左派县党部指导下，组织工人纠察队，开设工人夜校，发动工人、市民学生到码头，铺户抵制清查洋货。县党部妇女委员周德蓉等还到女师和蜀懋火柴厂做女生和女工工作，发动她们关心时事，和资本家斗争，使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缩短，福利待遇也得到改善。

再次，组织农民协会。綦江农运发展较早而快，一九二六年夏秋有区农协会一个，永丰、中峰、升平、石角、蒲河、东溪、郭扶、赶水等九个乡有了乡农协会，会员达二千六百余人。与此同时，南川的农协会也有大的发展，除建立县农协会外，还有区农协会四个，北路的石牛河、福寿、乾丰、冷水、石墙、松子溪，西路的木凉、观音桥、白沙、太平、河图，东路的元合、水江等十四个乡成立了农协会，会员达二千一百余人。涪陵县的农运首先在另市的堡子、兴隆，龙潭的大顺、明家，新妙的酒井、三合等地展开，进展顺利。但一些地方的农民对农协不了解，持观望态度，特支成员即带动省中、县中的学生、教师到有关场镇以演文明戏打开农运局面。一些地方还实行了减租减息，让农民在参加农协时得到实惠。大顺

场的农民在参加农协会时，还喊出了“夺租夺佃”、“平分土地”的口号。随着农运的深入，妇女也纷纷参加农协会，反对缠脚穿耳、蓄婢纳妾，和男人们一起参加社会活动。这样到一九二七年春，涪陵长江北岸的李渡、石泉、白涛、庙垭、乌江东岸的龙驹、罗云以及邻近的垫江、长寿等地都在其影响下，组织农协会，农民运动日益高涨。一九二七年六月，涪陵县农民协会在大顺成立时，南川、綦江、巴县、长寿等地派出代表祝贺，参加会议的代表千余人。会上，总结了全县农运工作的经验，学习了省左派党部印发的《农民运动大纲》，讨论了大力发展农民协会，组织训练农民自卫军的计划步骤，作出了反击敌军镇压的军事部署，震慑了反动派，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三、兴办团干校，发展农民武装。

綦南涪三县党组织根据重庆地委大抓地方武装的指示，大力开办团练干部学校，培训党的军事政治人才，为发展革命武装准备干部队伍。綦江抓住夏莫言倒台，陈治均当上县团练局长的有利时机，即刻兴办了团练干部学校，由陈治均兼任校长，胡平治、霍绍文（赫谦）、罗绍贤等党员受聘担任军事政治教官，先后培训三百余人。学员结业后，回到各区乡、训练地方团队。这样，綦江县的团练武装从县到区乡都基本控制在党的特支手里。经常受调配的，训练有素的团练达千余人枪。

一九二六年六月，南川组织了“东西北民团联合会”，以共产党员，石牛溪团总王懋迁充任主任，下辖六个大队，二十四个中队，六十多个分队，复于同年十一月办起了联团干部学校，由王懋迁兼任校长，共产党员韦希成担任军事政治部主任。

任，省左派党部派秦绍恬任教育长，主要集训中队长以上的民团干部，还在白沙的五洞河，大观的青平寺，石牛溪的福寿三处设厂造枪，请来十名技工造成夹板枪、手枪百余支。同时，党的负责干部汪石冥还去垫江找在杨森部任旅长的罗建廷支助了部分武器，木凉民团大队长袁洪猷卖了部份祖业田产，从巴县买来四十支步枪、两支手枪武装民团。经过买造捐借等办法，南川东西北民团联合会很快拥有三千人枪的地方武装。

一九二六年下年，李蔚如在左派省党部派到四镇乡指导农运的喻凌翔等的帮助下，在大顺、堡子、新妙三地办起了团练传习所，到十月发展到另市、同乐、龙潭等地。李蔚如具体抓了规模较大的新妙联团传习所的工作。李蔚如、喻凌翔及广州农讲所毕业的杨宇清、徐康宁担任主讲人，向学员讲授《中国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以及《农民协会课程》、《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等课程。举办的三期训练班，共六百多人，结业时，还发给结业证书。受训的人，文化较高的分配他负责宣传和组织农运，军事素养较好的，派回所在乡镇作民团教练。为扩大和充实地方武装，联团传习所在每甲抽三十名左右的穷苦青壮年加入团练，四镇乡二十多个乡仅大顺乡就抽三百余人。这样，李蔚如为处长的四镇乡联团办事处就掌握了八千人枪的地方武装。为普遍提高团练成员的军事政治素质，还规定每保一个星期开一次团会，每个乡一月齐一次团，集体操练，由考官考查训练。

为使迅速发展起来的团练装备上武器弹药，除借买外，还通过李蔚如是涪陵驻军郭汝栋的老师的关系，争取其拨了一些枪弹给团练，同时，还在大顺碉堡内开设枪械修理所，修理坏旧枪支，还从重庆请来造子弹的技工，加工弹药，基本解决了

农军武器弹药装备的困难。这样，綦南涪三县党组织掌握和控制三万多地方武装，圆满地完成了重庆地委大抓革命武装的指示。

四、唇齿相依，共同对敌。

綦南涪三县的革命力量在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彼此呼应，互为犄角，成为该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强大后盾，给反动团阀、封建土劣以沉重打击。綦南涪三县的反动势力不甘革命形势的大发展，他们互相勾结，疯狂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扑。綦江团阀夏莫言不甘失败，对“东溪米案”的组织领导者霍绍文、危石顽等大加迫害，野蛮杀害了无辜饥民杜汤元等三人，拼凑反动势力，掀起剿赤运动，企图扑灭革命烈火。南川反动团练局长张茂春纠合右派党部执委刘荣乡，国家主义分子李喧荣、彭革陈等，突然绑架汪石冥等，迫其交出教育局长职位。更为甚者，张茂春还视东西北联团为大敌，在川东南团务总监王方舟的卵翼下，撤了王懋迁石牛溪团总职务。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达到白热的程度。綦南涪三县革命力量遂决定给敌人以还击，举行武装暴动，攻打南川县城，并组成了以王懋迁、李蔚如为首的暴动总指挥部，决定以南川东西北联团三千农军从东西北面包围县城。李蔚如亲率三千精悍武装开赴南川城，增援攻城部队；同时，李蔚如、王懋迁联名给綦江陈翰屏、霍绍文写信，“我们于今日率部开集南城，限日进攻，”“烦各同志□□进攻陈家场（南平、紧邻綦江，张茂春老巢，笔者注。）”从南面向南川县城推进，内外配合，两面夹攻，一举攻下南川县城。为争取社会舆论支持，暴动指挥部还在《新蜀报》发表了《綦（江）南（川）涪（陵）革命民众宣言》，历数张茂春扼杀革命的种种罪行，声称：“我綦南涪三县土地毗连，唇

齿相依，”“应自觉的将革命民众团结起来，无条件的向反革命派张茂春打击，”“务杀反革命于净尽。”

南川县城被农军三面包围，反动派甚为恐慌。刘湘叹道：“王懋迁勾结涪陵李蔚如等，率队多人来场驻扎，声言綦南清自动革命，夺取南川为根据地。”并令涪陵驻军郭汝栋将李蔚如等调回，“以免酿成事端，”“并派兵镇慑。”同时，又迭次函令綦江县知事：“由驻军郝司令交阅接得该治（綦江、笔者注）陈治均、李蔚如、王懋迁现已出发，集中石牛溪、拟日内入城。”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袁洪猷率木凉农军与张茂春所部兴隆民团交火于来游关，敌不支，败退城内。“又闻陈禹锡报告，云：谨以尖兵八人，即将来游关之敌驱逐，且俘虏一人，并弃已熟之饭，及马灯、布伞、被盖、鸡子等物。”李蔚如将指挥部移驻新桥。张茂春一面派人与农军谈判，并以其辞去县团练局长和李暄荣辞去教育局长为条件，要求农军撤退；一面飞电重庆刘湘、王方舟派兵反扑。次日，敌我形势发生逆转，暴动指挥部派往綦江调集援军的信使被张茂春截获，綦江援军迟迟未到。“一月七日，蔚如先生以其基本部队调集太少，南川部队又脆弱，敌则据守坚城，□□□□变计划，下令退却。使其出城追击，而与之战。否则，他日另调涪陵、君子、同乐、新盛镇，□乡之民□□□攻取，交还南川国民党人之手。李蔚如率部退至福寿场，遇綦潭向愚到来云，该地出兵有□□五六十□□□万盛场边。”李蔚如见兵力增厚，作好布置，待张茂春出城后痛击之。次日，张茂春在南川城未有动静，李蔚如便令各部回防原地，待命再次攻城。此刻，巴县、江津团阀申文英、曹燮阳、周化成分三路向南川城逼近。南川攻城之役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张茂春、李暄荣在社

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交出南川县团练局长、教育局长的宝印，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分析綦江三县大革命运动不断高潮的原因，除全国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这个有利形势外，以下几个因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一批有志青年开辟了革命浪潮到来的先河。

中国长期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严酷现实，驱使着一些爱国青年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变革社会，振兴中华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他们肩上。一九二〇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张竞若回到南川，和高小同学汪石冥在县城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偏远山区的南川掀起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主义热浪。而后，南川旅京、津、沪、宁、渝等地学生纷纷组织同学会，分别创办了《今日之南川》、《南川魂》十多种刊物，抨击时弊，宣传新思想，并相继组织了“南川平民社”、“南川青年社”等进步团体，斗争锋芒直指县团练局长刘树槐和平团总张履谦（张茂春之叔）。在《南川魂》、《今日之南川》等报刊上开辟了《驱刘运动新刊》和《驱张运动专号》，刊登南川反刘、反张大同盟社等十多个团体声讨刘树槐、张履谦的文章。在确凿的事实面前，重庆警方不得不将刘树槐捉拿归案，并判了三年刑，张履谦也在众矢之的中倒台。

一九一九年，綦江旅外读书的学生先后回乡，发起组织了“綦江青年砥励会”，展开了反对綦江天主教司铎王登五，城区团总王汉章霸占民田、奸淫妇女的斗争；同时，进行“募捐赈灾”活动，救济永新、东溪灾民；继续掀起“抗捐拒毒”运动。这些工作，在肖楚女的关心和扶持下均取得胜利。涪陵市

民、学生举行了收回旅大，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声援成渝两地人民正义斗争的示威游行，并积极参加贺龙威截日轮“宜阳丸”私运军火入川的爱国行动。在这些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进步青年，成长为綦南涪三县党组织的中坚力量。

二、封建势力对贫苦人民的压榨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綦南涪三县位于川黔要冲，地主豪绅控制的土地相当集中，高利贷剥削极为严重，天灾人祸不断，人民不堪其苦。一九二四年，涪陵大旱，“五至七月约七十日乃雨，禾苗枯槁收成不过四分。”“是年（二五年）大饥，斗米由价洋四元涨至六、七元，赈灾无济于荒，饥饿不知凡几”。

三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军队穿梭往来，从未停息过。一九一八年川滇黔军“吕、卢、石、黄诸部，由渝溃至县城，索银征粮二万余，卖仓谷万余元，共四万元始去。”据初略统计，一九二一至二七年，轮驻南川有番号的军队十三支以上，派驻防捐，开拔捐等款项一百五十五点六万洋钱。自一九二四年始，綦江大灾，饥民举室嗷嗷，掘草头树皮，吞食观音土度日，仅东溪一隅就饿死两千余人；施善会赈灾施米，饥民互相挤踏死者三十六人。贫民处于这样的困境，夏莫言等奸商还把囤积的大米走私到贵州赚钱，又从贵州运烟土到东溪，两头牟取暴利，搜刮民脂民膏。人民愤恨不能遏止，冲进碾房，把夏莫言的脏米当众分了。夏莫言的丑行不脛而走。綦南涪三县党组织顺应历史潮流，在广大人民和封建土劣军阀的矛盾尖锐冲突的条件下，挺身而出，引导人民走上抗封建压迫，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从而迎来了綦南涪三县大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三、国共两党同志的亲密合作开创了革命形势的大好局面。

中国大革命运动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产物，綦南涪三县的大革命斗争，同样是在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共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五年至次年，党的重庆地委和左派省党部先后派了喻凌翔、张锡畴、鞠雪芹到涪陵，陈翰屏，黄理中等到綦江，曾庆华、章香墀到南川筹建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溪邹进贤、张凯、尹肇舟等分别到綦南涪三县组建我党的党团组织。一九二六年夏，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中国江南的半壁河山实现国民革命，重庆地委，左派省党部为加快四川大革命的步伐，除组织泸州、顺庆起义外，分别派王极知等四人到綦江，刘提、王德言、秦绍恬等到南川，徐康宁、杨宇清、周西平、秦治敦等到涪陵加强农运工作，配合顺泸举义，实现四川国民革命。十一月，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綦江陈翰屏、胡平治、黄理中，南川汪石冥、张庚白、王懋迁、涪陵鞠雪芹等出席了会议，綦江、南川两县的同志还在会上分别作了两县党务工作的报告，向大会汇报了开展革命活动的基本情况。吴玉章、杨闇公在给大会作的报告中肯定了綦江、南川、涪陵农民运动的成绩。会后，留下部份代表在省里受训，杨闇公等同志“指定綦南涪三县切实武装联系，”返县后大抓地方武装；军委还“布置李蔚如同志到涪陵等地搞团运工作”策应顺泸起义。会后，綦南涪各县同志根据重庆地委指示，大抓农民武装，南川县当即办起“东西北联团干部学校”，担任联团干部学校军事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韦希成在1926年11月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叙：“兄（韦光炜，共产党员）赴涪陵

之大顺场与该地联团主任李蔚如先生接洽，李氏于兄，本有师生情谊。此次前往，又纯以革命政治眼光为主，后有国民党关系，因收回满切实之效。”“李蔚如氏亲来开涪綦南联团会以表示我（对）联团之真诚，坚决”。同时，綦江、涪陵在原培训团练的基础上，下功夫抓了提高训练素质等工作。这样，綦南涪三县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分别控制和掌握了千多、三千，八千多农民武装。这标志着綦江、南川、涪陵大革命运动达到高潮。

南川县团练局长张茂春和县知事廖泽臻视农民革命斗争为眼中钉，任意窒息和迫害革命力量。对南川联团学校的开办张茂春“忌其名势，抛弃平日之虚声，悍然出兵威胁，幸懋迁应对有方，实力未至损失。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张茂春带二连多团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进犯石牛溪。“王懋迁即派张琢莹晋谒李先生蔚如，述张茂春率步兵二连，手枪兵一排攻击石牛溪。特请往援。午后三时，李先生蔚如，因此事，即不待新盛镇会议终结而返家”研究迎敌办法，綦南涪三县革命武装统一行动。战前，韦希成“草创南川附城之交通略图，蔚如先生即召集涪南人员会议，讨论敌我之兵力，及进攻路（线）。敌顽固守城垣，将如何？敌若败退，又如何？我军战而不胜，又将如何等等约两小时。举蔚如先生为临时总指挥，赵海舟为前敌指挥。命令观音桥之两连，附石牛河之一连，为临时第一营，以周凤藻为营长，石牛溪之两连，附福寿场之一连为二营，以邓占献为营长，涪陵同乐镇同□□为第三营，以谭席珍为营长，其余明家，大顺场为总预备队。”攻打南川县城，打击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重庆地委和左派省党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说“本会已致函武装农

军正当防卫”，“使革命势力不至横遭摧残。”当攻城作战因种种原因受挫时，左派省党部复函四川民团联合会，历数张茂春残害党员，捣毁县党部，捕杀农军大队长袁洪猷等罪行，声称綦江、涪陵地方武装将义愤援助，并通电各地革命力量声援南川事件；同时，刘伯承、黄慕颜等以四川国民革命军三司令名义在《新蜀报》上著文，请铲除南川反动团阀张茂春，疾呼：“狼子野心，虽诛莫赎其罪，土豪劣绅，诚首孰谓其非，”“害群之马不可不除”。竭诚希望诸同志铲除南川团阀张茂春。不久，四川省妇女联合会，巴县破浪社以及南充、云阳、江津县左派党部纷纷在《新蜀报》，《国民公报》上发表声援南川革命人民的通电，给綦南涪三县人民的革命行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四、在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

綦南涪三县党组织在变革旧社会的实践中，从本地革命斗争的特点和需要出发，为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禁江米案斗争的胜利就是一个例证。在斗争中，党组织抓住广大饥民土劣军阀走私大米的强烈不满情绪，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发动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綦江公民东溪分会”，以这个群众组织开展活动，贴出了禁运粮食出境的布告，号召群众监督实现布告上的主张；还通过各种会议呼吁县当局为本县饥民着想，制止贵州军阀和奸商压榨县民的血汗。群众发动起来后，党的成员站在斗争的前列，组织铁矿运输工人、船夫、手工业者、市民、农村饥民等五百余人紧急会议，旋将在碾房和渡口偷运大米的贵州军队围住，当众清点出赃米二万余斤。这次斗争使饥民们认识到团结战斗的力量，党在群众中的

威信大为提高。

蓬勃发展的涪陵四镇乡农民运动更有力地说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对于壮大革命力量的巨大作用，一九二五年，李蔚如解甲归田，即从办学校培养人才入手，打开了四镇乡农运工作的局面。首先在大顺场开办了“更新小学校”，亲自出任校长，招收高小、初小学生共九个班，为提高四镇乡儿童的文化知识，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作出可贵的贡献；在给 学生讲课的同时，李蔚如还为更新小学谱写了校歌，“历史步步前进，苦难的社会已将殒沉，我们同舟共济，高举革命大旗，促进社会的更新。”后来，更新学校成为四镇乡革命骨干锻炼成长的摇篮。

为适应农运的发展和训练农军干部的需要，李蔚如等商定，以四镇乡的肉税等收入和他本人捐助，集资万余元，在新妙弋阳桥畔办起了“弋阳国民师范学校”，也由他兼任校长，并将招生范围扩大，吸收涪陵、南川、綦江、巴县、长寿等县革命青年三百余人。师范开设政治、国文、理化、教育学、体育、音乐、英语等课程，学制为三年，执教的喻凌翔、张俊臣、刘祥书、邵平阶等教师是共产党员。政治课主要讲《共产党宣言》、《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共产主义ABC》。学生白天学习，夜晚则到学校附近的新妙、三合、大顺等地组织发展农协会。

在斗争中，李蔚如等还认识到，革命要成功，必须有自己的武装，于是，他在杨阔公等直接领导下，对四镇乡的团练从纪律到思想以致战术进行了改造和训练；他还体察到，作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必须在群众中发挥好先锋和表率作用。针对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对参加农协会有顾虑等情况，他即与李潜

农、徐康宁和重庆洽平中学读书归来的李仙舟、张光登等到农民中去宣传农协会的好处，李蔚如抓住群众的心理说：“我们闹革命，就是要穷人翻身，分田分地给你们，要达到这一步，农民们就应该组织起来，办好农协会，打倒帝国主义和绅粮恶霸。”他还带头减租减息，农民王向成种地主家六十石地租，只交二十石租子，并普遍张贴告示，由农协会监督施行减租减息。随着革命形势的大发展，军阀溃军也不敢恣意在四镇乡骚扰，即是借路过境，也要打声招呼，有时还假惺惺地送点礼物。当时，四镇乡联团宣言规定，联团区内不许任何军队作战驻扎；战期不贡所有正杂税和任何派款；军队违反宣言规定则以武力对付之。

‘三·三一’惨案后，綦江、南川两县革命因反动派的镇压转入低潮，而涪陵四镇乡的农运则以更大规模向高潮发展，李蔚如在从重庆隐蔽到四镇乡的左派省党部执委李筱亭、顾陆刚以及重庆党团临时特委负责人任白戈、綦江转移来的陈翰屏、胡平治等帮助下，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和建设工作，并和顺泸起义的刘伯承等密切联合，准备迎接顺泸义军到綦南涪来，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斯时，余与蔚如壮心不已，派人入泸州迎接刘伯承来此，主持军务，又厚集农民自卫军，成立农民协会，以动员群众。”对四镇乡的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重庆《国民公报》作了这样的报导：“自‘三·三一’惨案发生以后，除泸州及涪陵两地外，反动势力，几遍全川……各地避难同志，一时齐集涪陵……盖李蔚如同志又在涪陵四镇乡集有团练数万人有枪万余支，与泸州遥相呼应，掩护避难同志。故虽刘、杨反动势力，弥漫全川，而涪陵一隅，党务活动仍照样进行，且为川东党务之重心。而后，泸州不守，